

抓住寶貴「窗口期」 北都發展快馬加鞭

政策思考

卓 銘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在立法會答問會上，形容過去兩年多政府已加快步伐大力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但仍感到「心急如焚」。事實上，北都發展對香港未來至關重要，不僅決定「南金融、北創科」的戰略布局是否成功，更關乎香港產業迭代升級、國際競爭力提升能否實現，與每位港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加快北都發展既需穩打穩紮的定力，更需要創新求變的魄力。社會各界要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敢於破局，抓住歷史發展窗口，打開發展新格局。**

之所以說現在是寶貴的「窗口期」，是因為香港不論從外在環境、內部動力、中央支持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北都重點推進創新科技，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裏，美國的排外以及自我孤立行為，為香港提供了吸引人才和科技項目的重要「窗口」。而香港隨着完善了維護國安機制後，發展邁入新的階段，社會形成了強大的共識。更重要的是，中央高度重視、全力支持香港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更是不斷

朝質的方向推進。這一切都在說明，香港唯有加快發展，才能讓規劃變成現實。這也正是特首所說的「心急如焚」的背後意義。

另一方面，北都發展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耐心更要有創新，需要全局思維更要有破局思維。

一是及早形成「整合」發展的模式。可就北都發展訂立一部專門法例，一來，這能夠讓相關負責部門有更大的決策權，加快各項工作的執行和規劃；二來，這也是避免令北都跌入傳統基建發展的陷阱。先從法律上設定北都實際運作的框架，建立統籌所需的渠道，確立基本決策效率，才有助日後各項發展跟得上時間表規劃，也能更透明地讓私人市場有途徑參與發展，繼而鞏固市場信心。

過去曾有建議提出，政府可以以法定機構形式設立一個「北都發展局」，統一權責和節省行政成本，並且有權靈活調配資源。有關建議可圈可點，畢竟現時香港有不少機構便在法定機構管理下取得不錯的成果，例如機場管理局以商業方式運作，

可在機場的批租土地上進行商貿或工業活動賺取回報，進而提升機場的服務質素。

二是及早推進「產業」發展的機制。現時北都是以「產業主導，基礎設施先行」為主導方向。要以「產業主導」，就意味政府必須先鎖定重點或優勢產業。香港本身在創科發展上無疑有着巨大優勢，在基礎科研到金融科技、生物醫學，香港都有不少研究團隊取得世界矚目的成績。但如果不加以篩選並鎖定有長遠需要和競爭優勢的領域，在北都發展初期，未必有利於吸引重點企業落戶，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發展力度，難以產生群集效應。

考慮到香港自身的發展定位，金融科技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生物科技應對人口老化趨勢、以及人工智能、綠色科技都應被視為重點扶持的產業。與此同時，也不應忘記未來中美關係緊張帶來的風險。雖然目前中美關稅戰按下暫停鍵，但仍有發生變數的可能。北都也應加強發展「抗關稅」產業，盡量減少在核心需求上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例如電子服務、高新製造業等等，從過往至今的情況看來較少受關稅影響。政府可藉此搶佔先機，在北都發展數碼經濟，推動雲計算、電子商務及金融科技等無形產品出口，避開實體貨物關稅影響。亦可考慮在北部都會區建立大型電子服務平台，針對金融、法律、科技等專業領域，服務本地需求以至整個亞洲市場。

在高新製造業上，香港的製造業基礎可能難以提供所需的支撐，但仍可以透過與其他大灣區城市合作，加強區域供應鏈，發展本地及區域製造網絡，減少全球供應鏈中斷的風險。例如利用河套區，與深圳的製造業互補，在北部都會區發展機械人、3D打印等香港具有科研優勢的項目。

三是及早成型「聯動」發展業態。要避免出現太過傾斜某項產業，而忽略或導致其他優勢產業競爭力下降的情況出現，需要形成各產業之間的齊頭並進。可參考內地或其他地區的發展經驗。例如新加坡的緯壹科技城，由新加坡政府注資150億坡元建立，用以吸引高科技研發、生物醫學、信息通信技術或媒體產業的公司。值得一

提的是，緯壹科技毗鄰新加坡國立大學、英士國際商學院新加坡分校、新加坡理工大學和新加坡科學園，因此從上游到下游直接形成一個具體的產學研生態圈。並且觀望美國硅谷的例子，同樣是由大學、研究機構和風險資本共同組成產業鏈。

雖然無法預見未來會不會有改變，但目前為止北部都會區內並沒有明確的大學或科研機構落戶，如果要長遠培育創科生態圈，政府必須要與本地或國際大學進行更進一步的合作，在北部都會區內設立研究中心及連接大學研究室的創業孵化器，培育創業文化。同時，政府也可以考慮就各大學建設對應的技術轉移中心，方便日後將研究遷移至北都進行。而香港第三所醫學院等也要加快上馬。

總括而言，北都發展需要有「破」和「立」的思維。「**破**」就是打破一些過時的規則限制，破除一些思維束縛；「**立**」就是創立適合新發展需要的制度，建立能吸引全球優秀人才和企業的產業模式。我們相信，在特區政府積極作為和各界團結推動之下，北都一定能早日發展成型。

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是信任、機遇也是挑戰



議論風生

葉建明

當國際調解院這個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將香港作為其總部所在地時，香港這類「東方之珠」的歷史篇章上便鐫刻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這遠非一次普通的機構落戶，而是國際社會投下的信任票，也是國家賦予的戰略重託，更是香港乘勢而上、重塑輝煌的重大歷史契機。

國際調解院最終花落香港，其國際層面的深刻含義不言而喻。這首先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的高度認可。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所言，香港回歸本身就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成功範例。回歸28年來，香港不僅保持了繁榮穩定，其獨特的制度優勢——特別是普通法體系的完整存續與高效運作——更贏得了世界的廣泛尊重。

國際調解院的核心功能在於公正、高效地化解國際爭端，其運作基石正是對法治精神的尊崇和強大信心。香港成熟的普通法制度，並兼具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優勢，獨立的司法體系以及與國際規則無縫接軌的法律環境，共同構成了其難已替代的競爭力。國際社會將這一重任賦予香港，正是全球視野下的信任之選。

國際影響力軟實力倍增

從國家維度審視，這無疑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及其獨特優勢的充分信任與戰略倚重。國際調解院這一具有深遠國際影響力和重要象徵意義的國際機構總部設在香港，彰顯了中央對「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定維護，以及對香港在「一國」之下充分發揮「兩

制」優勢、服務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殷切期望，是國家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大舉措。

對香港自身而言，國際調解院的落戶，無異於為未來發展注入巨大能量，打開了多維度躍升的機遇之門：

首先是法律與專業服務躍升新高度。國際調解院的運作將直接帶動對高端國際法律、調解、仲裁及相關專業服務的海量需求。這不僅為本地法律界帶來前所未有的業務增量，更將吸引全球頂尖法律和爭議解決人才匯聚香江，推動香港法律及專業服務向更高端、更國際化方向升級，鞏固香港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龍頭地位。

其次，國際影響力與軟實力將上升。作為全球性爭端解決機構的總部所在地，香港將站在國際法律與國際舞台的前沿。頻繁的國際會議、高規格的官方往來、複雜的跨國案件處理，將極大提升香港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能見度、話語權和軟實力，塑造其「國際規則協調者」和「爭端解決樞紐」的新時代形象。

第三，經濟多元化的戰略支點。在鞏固金融、貿易、物流等傳統優勢的同時，國際調解院為香港發展高增值、知識密集型的法律與專業服務產業提供了黃金契機。這將有力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增強發展韌性和可持續性，為香港經濟注入新的、強勁的增長動能。

第四，人才磁石效應顯現。國際調解院的落地將形成強大的人才聚集效應，吸引全球頂尖的法律精英、調解專家、語言人才匯聚香港。這不僅直接服務於調解院本身，其溢出效應將惠及整個香港的專業服務生態，提升整體人才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承載這份歷史性榮光，香港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要成功履行「全

球調解中心」的職責，香港必須全力以赴，既要最大化自身優勢，也需敏銳識別並全力彌補關鍵短板。

國際調解涉及複雜的國際法、國際貿易規則、地緣政治及多元文化背景，亟需大量精通國際關係、熟諳國際調解規則與技巧、具備高超跨文化溝通能力、擁有豐富實踐經驗的複合型頂尖人才。目前，香港本地此類高端人才儲備與未來國際調解院及衍生產業的巨大需求之間，存在顯著缺口。

優化調解人才培訓引進策略

為此，香港高校應迅速升級或開設高水平的國際法、國際爭端解決（含調解）相關學位及專業培訓課程。同時，必須深化與大灣區內地城市以及北京、上海的協作，探索聯合培養項目，共享教育資源，暢通人才流動。

其次，香港需推出更具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引進策略，大幅簡化頂尖國際法律及調解專家的簽證和工作許可程序，提供有吸引力的稅收優惠和住房支持，營造開放包容、國際化的生活環境。同時，積極承辦大型國際法律會議、學術論壇，提升行業吸引力，主動延攬全球精英。

香港還需要彌補配套短板，提升公共服務（尤其司法、仲裁支持系統）的多語言服務能力，大力推廣先進技術在調解和法律服務中的應用，強化法律科技發展，加強與國際調解規則最新發展的同步研究。

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是信任，是機遇，更是沉甸甸的責任。面對這一歷史性使命，香港唯有以開放的胸襟、創新的思維、務實的態度，鍛造卓越能力，廣納天下英才，彌補自身短板，方能真正駕馭這股東風。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支持推動銀髮經濟有效應對人口老化

特區政府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由政府司副司長任組長的「促進銀髮經濟工作組」（工作組），該工作組日前公布30項銀髮經濟相關措施，涵蓋促進「銀色消費」、發展「銀色產業」、推廣「銀色品質保證」、推廣「銀色財務及保障安排」、釋放「銀色生產動力」五大範疇。這些措施回應了新民黨早在2023年的施政報告建議書中提出就銀髮經濟進行產業研究及規劃，以及筆者在同年發布的《香港人口政策與措施倡議書》中關於應對人口老化的建議，相信只要政策配合得宜，定能打造全新的銀髮產業鏈。

打造適老經濟體系

香港面臨人口老化問題是不爭事實，根據政府《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撇除外籍家庭傭工，長者人口將由2019年的132萬人，上升至2039年的252萬人，長者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亦由2019年的18.4%上升至2039年的33.3%。然而，隨人口老化形成的「銀髮市場」為香港帶來龐大商機，根據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估算，2024年香港年滿60歲長者的消費開支約3420億港元，並預計到了2034年將增至4960億港元，可見只要做好長遠謀劃及戰略部署，打造適老經濟體系，推動銀髮產業發展，相信有利香港經濟持續發展。

筆者一直關注香港人口老化情況，並曾隨同新民黨在2023年的施政報告建議書中提出成立銀髮經濟研究小組，當中包括就銀髮經濟進行產業研究及規劃，檢視長者群的消費行為及需求；筆者同年撰寫的《倡議書》，亦建議政府為人口老化做好全盤計劃，除了於勞動力、生育、安老、醫療等各方面要做好準備，更促請政府推動積極老齡化（Active Aging），目標是鼓勵長者保持健康、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以及提升長者的消費力。

故此筆者十分支持政府是次公布的銀



議會內外

容海恩

髮經濟相關措施，能涵蓋消費、產業、就業等多方面，形成系統化應對策略，例如促進樂齡科技發展，針對長

者需求研發更多相應產品，同時加強科研產品商業化，相信未來會有不少樂齡產品應運而生。然而，在長者就業方面，筆者建議特區政府牽頭聘用長者，為企業樹立榜樣，做到有效協助長者投入勞動市場。

此外，內地也在推動「銀髮經濟」的經驗值得香港參考及借鏡。去年12月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當代社會服務研究院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了《銀髮經濟藍皮書：中國銀髮經濟發展報告（2024）》，預計到2030年左右，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將達2.9億，佔全國總人口比重超過20%，到2060年更達到37.4%。報告同時測計到了2035年銀髮經濟規模有望達到30萬億元人民幣，佔GDP的10%，成為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就此，內地政府與企業合作建立「銀髮人才庫」，設立專門的長者就業平台，推動企業改變招聘文化，以匹配適合崗位；又擴大社區養老服務網絡，設立「養老服務驛站」提供日間照料、健康檢查等服務。特區政府可參考借鏡這些經驗，並針對香港的實際情況，研究在港落實推行，以優化各項銀髮產業相關政策和措施。

總括而言，筆者希望特區政府加快推動銀髮經濟，盡快完善交代各項政策細節安排，並積極加強跨部門協作，整合各方資源，既要加強樂齡科技的研發和商品化，透過科技提升長者生活質素，讓長者能夠保持健康、活躍和獨立的退休生活；亦要加強推廣宣傳教育工作，鼓勵企業聘用仍有工作能力的長者，同時亦鼓勵長者多出遊，務求有效釋放銀髮經濟的潛力，全面實現可持續的人口老化應對策略。

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執業大律師、上海市政協委員

歐盟無力解脫的困境



知微篇

周八駿

2025年5月29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德國亞琛領取查理曼獎的典禮上，喊出一個口號——歐洲獨立。

她稱：「親愛的朋友們，一個獨立的歐洲。我知道，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不快的消息。但從本質上講，這關乎我們的自由。」「正如中東歐人民早已知道的那樣，只有集體獨立，個人自由才有可能。」「下一個偉大的時代、下一個偉大的統一計劃，必須來自於一個獨立的歐洲。」「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歐洲，我們必須擺脫我們的枷鎖。」

套在歐洲身上的枷鎖是什麼？馮德萊恩沒有直接回答。但她警告人們，不要指望「只要戰爭結束，或達成關稅協議，或

是下次選舉有不同的結果，事情就會回到以前的樣子。不，他們不會。因為地緣政治逆流強勁。我們曾經依賴的國際秩序已迅速變成國際混亂。」

翌日，5月30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第二十二屆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開幕晚宴上發表主旨演講。馬克龍一方面稱，「法國是美國的朋友和盟友，也是中國的朋友，我們確實與中國合作，即使有時我們意見不合或相互競爭。」但他另一方面一再強調，中美競爭全球領導地位，是其他國家面對的主要風險。馬克龍稱，「今天的主要風險是世界分裂和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分裂。以及給所有其他人的指示：你必須選擇你的陣營。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將扼殺全球秩序，我們將有條不紊地摧毀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所有機構。」

馬克龍稱中國與美國競爭全球領導地

位是不真確的。中國維護自己正當的發展權利，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美國則不擇手段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

馬克龍以往不提中美競爭全球領導地位，眼下才提，含蓄地承認美國霸權地位每況愈下。

馮德萊恩與馬克龍之前公開表達的是歐洲戰略自主。如今，馮德萊恩誇張地把歐盟戰略自主上升為歐洲獨立。馬克龍則明白歐盟力有不逮，故呼籲，在核擴散風險加大和中美分歧加劇的背景下，歐洲和亞洲國家應建立「新聯盟」，幫助「重置」基於規則的新全球秩序。

然而，形勢比人強。無論馮德萊恩還是馬克龍皆不可能如願。

馮德萊恩鼓吹歐洲大陸「歷史性統一」，「歡迎自由選擇加入我們聯盟的歐洲國家。這不僅是歐洲的道德需要。這是歐洲在國內和全球地緣政治上更強大的先

決條件。一個更大、更統一的歐盟將增強我們在世界上的發言權。這將有助於減少我們的依賴。它將確保整個歐洲的民主、繁榮和穩定得到加強。當然，加入始終是擇優的過程。但我堅信歷史正在召喚我們。」

坦率地說，這是馮德萊恩的一廂情願。英國已退出歐盟。尚留在歐盟的27個成員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着南北歐之差，在與俄羅斯關係上存在着東西歐之別，傳統上主導歐盟的德法兩大國已不復昔日之團結。歐盟已無餘力吸納更多成員國。更重要的是，馮德萊恩堅持援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從而，俄烏衝突惡化的可能性遠大於停戰談和的概率。試想：一個很可能戰火蔓延的歐洲，怎麼可能形成「歷史性統一」？如果達不到「歷史性統一」，何來「獨立的歐洲」？

馬克龍千里迢迢到東南亞尋求夥伴。

5月時，他相繼訪問越南、印尼和新加坡，是10年來第一個訪問越南的法國總統，是香格里拉對話會自2002年啟動以來首位在其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的歐洲國家元首。他在東南亞三國行首站撰文稱，法國是「一個和平與平衡的力量」，「法國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夥伴，相信對話與合作。當有人選擇退出時，法國選擇建造橋樑。」訪問期間，他挑撥東盟若干成員國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分歧。他公然在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主旨演講中稱，如果允許俄羅斯不受任何限制地佔領烏克蘭的一部分領土而全球秩序沒有任何反應，那麼，台灣和菲律賓就可能發生事情，全球秩序就會蕩然無存。

馬克龍低估了中國對待鄰國所貫徹的「親誠惠容」。法國和歐盟很難在亞洲找到對付中國的夥伴。

資深評論員、博士